

*The tales of animals*

《兽界喜剧》三部曲《玄学兽》《哲学兽》之终结篇

# 动物论语

72个动物的人文镜像

上 动物的文学志

这是一本谈论动物文化的大书，思想独到而大气，文体灵动而精怪，显示了作家蒋蓝试图修正人们惯常思维的不懈努力，不愧为当代动物随笔的扛鼎之作。本书倾情之处不是动物惯常的生活，而是动物在空气中燃烧的身体，在梦境边缘徘徊的脚步以及投射在文字深处的脉动。

蒋 蓝 著

作家麦家、祝勇、周晓枫、  
张闳、张清华联袂推荐

被思想**惊醒**的写作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tales of animals*

《兽界喜剧》三部曲《玄学兽》《哲学兽》之终结篇

# 动物论语

72个动物的人文镜像

上 动物的文学志



蒋蓝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动物论语:72个动物的人文镜像 / 蒋蓝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5366-9380-7

I. 动... II. 蒋...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1546 号

## 动物论语 72个动物的人文镜像

DONGWU LUNYU 72 GE DONGWU DE RENWEN JINGXIANG

蒋 蓝 著

---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陈 涌

责任编辑: 周北川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向加明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重庆双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27.25 字数: 477 千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6-9380-7

定价: 49.80 元 (上下册)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蒋蓝的内在之豹（代序）

白 郎

2005 年的一个仲夏夜，我和蒋蓝抵达他老家自贡时，天空中飘着博尔赫斯所说的豹子牙床似的粉红色，粉红色之上，悬挂一轮大月，一轮浪漫派明月，丰硕、橙黄、灵和、像朵大花，照着我的骨，并击穿了黑夜中最黑的物。但显然，蒋蓝不会喜欢这一朦胧的优雅之相，站立于黑夜，他更喜欢的是火焰，一把在世界之夜中尖锐呈示的烈火。

我以为蒋蓝是体火很旺的人，罪证之一是喜食辛辣引发痔疮，有次严重了，找医生去做手术，手术一结束竟没休息，咬牙忍住剧痛，斜着身子擅自驾车 20 公里回家。莱希于斯认为体火旺的人其梦幻是火，这一诊断使我明白蒋蓝为什么会那么推崇加斯东·巴什拉的《火的精神分析》。而他自己则宣称，“火打穿了思想者的天穹，引领着思想的维度，把它拉成一根矗立于黑暗之上的针芒，使压顶的光弯曲、衰退”。蒋蓝的精神之火一半燃烧着赤焰一半燃烧着蓝焰，击退无边的黑夜，也击退无边的白昼。它是强大自我的标记，本性与大地相连，有着独特的燃烧程式。

然而火仅是蒋蓝对世界的一种尖锐喝问，尚不足以用来形容他那庞杂而热烈的内心。在其代表作《黑暗之书》《动物列传》中，大量动物被知识和诗意结成的美丽链条拉向了

审美的极端——夕光中颇有些魔鬼雏形的蝙蝠、黄昏的橄榄树下低回的猫头鹰、墨水般集聚在空中的铁鸦、穿行于布道声中的黠鼠、暗夜里伸出一只爪子的黑豹、有着浓烈阴气的女鸟、碧水中妖冶的人鱼、以怪异的狐步在雪地上撒落一串梅花的狐狸、用绯红的肉顶子撞击彩云的丹顶鹤……靠在黑白掺半的历史廊柱上，蒋蓝意味深长地完成了这两本精心之作。这两本书中，我注意到蒋蓝把最多的笔墨用于了豹子，先后写到赤豹、云豹、猎豹、雪豹、黑豹、金钱豹，这默示了他对豹子的厚爱，并从一个细部显明了这种玉体横陈的闪电似的动物正是他的“精神灵兽”。豹，我行我素，性情强韧，游走华丽，啸傲山林，它披着一身符咒般的斑纹突入时间的荒原，折返于蒋蓝的精神镜像。“人们不但看见黑闪电狂暴地抽裂大地，还觉得那些飞扬的黑色金丝已经潜伏在自己意识的最高处，闪着冷光……”。蒋蓝这句关于猎豹的意象中的“人们”，在我看来，恰恰是他自己。豹汇集了强悍的自我、锐利的斗志、激昂的江湖气、高蹈的忧伤、孤独的沉思，而这些，都和蒋蓝很接近；甚至他那双有着淡淡橙色的深邃眼眸，也有一点和不羁的豹眼相似。

像一道黑色裂纹飘忽于黑夜，豹比黑夜更黑。一遍又一遍，蒋蓝描写了黑夜中的豹，这黑夜既是世界之夜也是理性之夜，它漫过豹子的全部世界；豹子则是另一个隐喻，寓示着欲望旷野上孤独的自我灵力，当它奔突如黑夜之花，万形便逸散。“于是，黑豹自明。它走在微风的反面，风把它的所有运动带给黑暗，它仅仅从黑暗里伸出一只爪子，再按下去，黑暗就如影随形，淹没它，又使它再次失去名字。就仿佛一支飞驰的箭，不断被空气拾走自己的多余部分，只剩下一截锐器继续自己的事业。意外的情况在于，黑豹伸出爪子，突然被微弱的光线定住，它看见趾爪的反光，玉一样冷，把不祥的预感昭示出来——黑豹看见一条腰肢的曲线，被一股大力擒住，然后挽了一个死结。黑豹立即挣脱光线的缠绕，把前爪放下，它亮出利刃，插进黑土，直到整个身体在黑暗中淬火，接着哑灭。”

而在另一篇叫《书蠹及发声史》的文章中，蒋蓝用略微带点灵异的细节描写了一种以书籍为食的白色闪银光的小虫。殊不知他自己就是一只巨大的书虫，不停地抖动着发达的锐利触须，蠕动于渊博的篇幅之间。富兰克林于1780年买下了运到美国的第一个浴缸，他喜欢长时间浸泡在令身体温软的缸里思考和写作。席勒总是把腐烂的苹果藏在靠近腹部的抽屉里，需要获得强烈的灵感时，深深吸入苹果刺鼻的香气，然后再关上抽屉，让香气在脑海里经久萦绕。对于习



惯在书堆中打发浩渺时光的蒋蓝来说，书房便是浴缸，书籍便是苹果，浸染既久，浪漫厚重的气韵自成格调，随蓬勃的激情涌出倒影纷杂的出口。

但藏书万卷的蒋蓝并非坐拥书城的香软书虫，也不是逍遥于世外的鸿鹄，别忘了他壮怀激烈的豹子禀性。也许把鲁迅和武松放在一起撒两钱白干儿翻炒一番，可以泛出蒋蓝的体味来。整个少年时代，蒋蓝以拳头横行于自贡街头，打过无数的架。那时他腰间随时都插着两把自制火药枪，一旦遇事，立马就以“双枪李向阳”的面目出现。多年后，寓居成都的他早已“改邪归正”以笔扬名，但其角斗士形象仍被不少当地人记得。一天，他父亲回家时，见一个走在前头的邻居边走边翻看着成都晚报，那人兀自冒出一句：“作者蒋蓝，不可能是楼上经常打架的蒋蓝嘛。”

古语道，豹死首山，意为这种猛兽不忘本。与豹一样，蒋蓝深深眷恋着生养自己的故乡。其童年和少年是在自贡一条叫“盐分巷”的巷道里奔跑而过的。一里长的巷道曲曲折折，房子多是老式砖木结构，用以前的大盐仓分隔而成。“盐分”的意思，就是对盐进行分隔、包装、转运。旧时这里曾热闹非凡，食盐批发商多如鸟雀。2006年夏天他带我来到这里时，老巷子只剩下了搬迁后的几排空房子，孤寂地立在瓦砾堆旁，一股混合着盐卤味和霉土味的陈年之气，落寞地缠住了一旁的几串黄瓜。黄瓜是一个老太太在瓦砾堆里“开荒”种的，她已成为这里唯一的住户。当她在迷蒙的太阳下眯着眼睛冒出矮矮的身子时，蒋蓝认出她是自己一位小学同学的母亲。扛着几麻袋记忆的雪花盐，蒋蓝在盐分巷的“残山剩水”间来回走动，高大的身影映在青石板的青苔上，一摞重重的童年叠加着一摞重重的少年迎向他的颅骨，将他带回到一个囤积多年的咸味四散的梦境。他指着青石板路上的一道沟槽告诉我，这是旧时胶轮车的“尾舵”磨砺形成的，小时候自己可是这条石板路上的“顽主”。接着，他欣喜地发现一个小时候家里用过的小花盆，遂把这件“文物”带回了父母近年的住处。

盐分巷旁是釜溪河，这条自贡的母亲河静静流淌着漫长的天意，河的两岸，是绸衣似的林子和旧时代的龙脉。孩提时，5岁便可独自游过釜溪河的蒋蓝常常在河里戏耍，享受暖阳曼丽的沐浴，摸河底的鱼和螺蛳；以一艘小火轮为动力的长长的运盐船队开来时，他喜欢追上橹船，吊在尾舵上，直到开出两里地，才下水悠闲地游回。

如今，红尘逐水流，旧日子恍同隔世。构筑在恐龙与盐巴之上的自贡早已成为一座“自宫之城”，伟大光荣正确的钢筋混凝土对传统实施了大清洗，大批

钢铁恐龙迎来了新侏罗纪时代，其间散落的一股刚性古气，仿佛贴着一张遥远的帐幔在游走，帐幔尽管已被颠覆，但不时能看到一些富丽的线头和碎片。这让我想到李后主的句子：“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崭新的故乡是让蒋蓝倍感陌生的故乡，他感叹道：“我越来越对这座古老的盐都感到陌生。那些负载了千百载盐巴的“官道”（一种石板道）已经荡然无存；火神庙里挤满了黑压压的等候房子分配的城市贫民；而专门祭祀盐场动力——几十万头水牛的牛王庙，已被装修成了不伦不类的财神庙；我曾经工作过的盐业设计研究院正在绞尽脑汁分流职工；有几百年历史的贡井盐厂已经破产倒闭……有一天，已经74岁的父亲突然指着巍峨的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对我说，他就出生在里面，那时叫西秦会馆。除了会馆大门口那对石头狮子，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自贡先后开凿过1.3万多口盐井，是名副其实的盐都，世界上第一口深达千米的盐井桑海井仍然活着。天车上绑满箴绳的柱头，图腾柱般高刺苍天，激荡着古老的伟力，这伟力示现为盐卤，经过大铁锅的煮熬，转化为白晃晃的精盐。一个赤着上身的熬卤汉子在几口大铁锅边晃悠，沉默如盐，如同祖先的幻影。在桑海井，一个虚明的瞬间，我看见盐的光纹像豹纹一样，缀在蒋蓝身上，使他愈加有一种豹的哀伤……

2007年冬写于成都

# 目 录

蒋蓝的内在之豹（代序）

..... 1

## 上编 动物的文学志

题记：动物意象的光照

..... 001

豹子的诗学幻象... 004

雪豹 ..... 012

黑豹之夜 ..... 019

豹变 ..... 026

居住于闪电的猎豹 ...

..... 030

铁鸦 ..... 036

书蠹以及发声史... 042

猫论 ..... 047

猫头鹰的鬼语 ..... 054



061 ..... 孔雀的叫喊



067 ..... 鱼鹰



072 ..... 天空的朝圣者



076 ..... 碎舞的蝙蝠



082 ..... 鸟的阴性智慧



087 ..... 美人鱼之歌



095 ..... 蛇路



100 ..... 树上的男爵



107 ..... 夜鹰的策略



113 .. 望帝春心托杜鹃



119 ..... 鸠毒



125 ..... 鸩乱





戴胜 ..... 130

高蹈的寄魂鸟 ..... 135

佛爷的坐骑 ..... 141

狗精的前世今生 ... 147

挽马 ..... 152

蜘蛛的吊诡 ..... 163

狐相 ..... 171

九尾狐 ..... 177

道德之虫 ..... 183

壁虎，以及守宫 ... 190



196 ..... 虱子的生活

202 ..... 蛊杀

208 ..... 燕燕于飞

213 ..... 豺及其发声术

..... 被狼嗥拉长的时间

219 .....

## 题记：动物 意象的光照



我有一边读书，一边喝酒的习惯。尤其是在夜阑时分，我在酒意中越读越慢，直到所有的字漫漶，如飞虫乱舞。我的书桌上放着酒杯和干牛肉，此时，一支蚂蚁大军正悄然逼近目标。它们像文字一般在盘子周围麇集，高举一点肉屑，返回无从发现的据点。我不是教徒，可以慈悲蚂蚁，也没有洁癖，我只是看着它们离开，看着它们从暴力的指缝间迂回而去，不惜代价来完成一点延续生命的工作。生命，早就根本不属于它们了。而当生命降落到生活的最底部时，退无可退的安排就会出现某种必然的选择，久而久之，就视其为常态了。可怕就在于，当身体匍匐之时，一个人的才情会蛰伏得更深！这种深度后置的策略，一来可以打击和消磨自己的功利心态，二来可以让来自不同领域有意或无意的提防得以松懈。剩下的，就是个人的事情了——为了更为充分地爆发和燃烧，付出自己，然后消泯于历史的评说当中……

来自于天性之中的倾向，偏执而强硬，它在社会大势与小人狡计的围攻下负隅顽抗，可以不计荣辱，可以不计胜败，可以不计进攻或者失守，甚至不计生死，以卵击石，前仆后继。这是最微小（不是卑小）的生物所执行的法律，却



被一帮武侠小说的制作人放大成了不食烟火的武术玩笑。一个文字写作人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或意淫需要，玩弄一些崇高的意念，是犯讫的命题错误，甚至会断送自己的笔，进而抵押出全副智力和德性。

“虽千万人，吾往矣！”并不是一句口头禅。但有很多人在念念有词，尤其是当他独自走过漫漫夜路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对自己胡说八道。把这话作为壮胆或壮阳的催化剂，就远没有一粒伟哥神效。我不能把这句话作为描述语，而宁愿视之为拒绝被声带扩散为概念恐龙的机密，它将奔突的燃烧压缩为一朵内敛之花，在匍匐已久的肢体里连接断路的纤维，在所有血脉的缝隙间达成默契和确认，在大脑的风暴当中矗立成灌顶的螺旋，在与未来签订的契约上，跟飞荡扬厉的才情歃血为盟……

在蚂蚁通过的桌面上，我仔细观察它们的踪迹。有几条极其细微的水迹，估计是蚂蚁沾到了酒后残留下的，短促、细化、清楚、坚硬，就像是一条锋刃切割的伤口，构成蚂蚁存在的证据。这同样是蚂蚁提供给旁观者的唯一素材。在灯光下，我能明白蚂蚁的叫喊和滚滚飞扬的尘埃在燃烧的欲念下排阔而来的认知吗？

是啊，什么时候，我能像蚁王一样在黑暗中盛开？我把思想从概念的纠缠中抽回来，拿起一本克拉特尔的诗集，随意翻开大声朗诵起来：“紫蜗牛缓缓爬过碎裂的杯碟却在僵冷灰白的荆棘里流尽鲜血……”“一只野兽在田埂静静流尽了鲜血，而群鸦在粘血的腐物里啧啧有声。／战栗着的枯苇已被连根拔起。／严霜，轻烟，漫步在空寂的树林里。”这样的意象硫酸一般不断光顾我的额头，把我的梦境沤烂。“鲜血，从歌唱者喉管中流出的鲜血，／蓝色的花朵；／哦，哭声绵绵火热的泪水流入黑夜。”于是，我回到黑夜，回到自己身上。

我的声带复原着词语，修补打磨其中的突兀与锈迹。我在某个语音的拐角停下来，从一具身体抚摸到一双空虚的手套，又突然触及另一张陌生的面庞，我用手指在她的舌尖上寻找自己留下的记号。这就像偶然面对已经忘怀的情人，企图重温旧梦，并竭力复习我曾经在这具肉身内部行走的步幅和姿态。我逐渐回忆起曾经流畅的语法，已被情人以及她的合伙者更改，以秘密的暗号通行于欲望铺就的管道。我在简陋而生疏的巷道里迷路了，突然闻到一股盐肉的味道！

我感恩于来自动物们的提醒，这不至于使我滑行太远，找不到回来的路。记得我曾经就是如此，擦掉往事涂抹在我身上的手纹和气味，踢开成堆的白酒瓶，拂去夜幕和女人的长发，破门而去，再返回到我寂静的写作中。人对感觉和现实的长期屈从，就会出现成瘾症状。当一头整天转圈拉磨的毛驴已经无法直线



走路的时候，当我们将香味的追逐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之时，名声的诱饵晃悠在不远处，老鸱和掮客已经拉开了捕鸟的天网。此时，蚂蚁的大军正悄然漫过视野，以不计得失的宿命，击穿文本的铁幕，湮没在我的文字深处。这些逶迤而来的生命能够啃噬日趋钙化的骨头，让人在疼痛里惊悸，头骨发炸！而文字弥漫出的狐疑气味萦绕我的判断，使每一滴墨水从笔尖坠落在纸张上，发出的荡漾的声音，并继续漫漶于首鼠多端的路口。而这个时候，红灯亮了……





## 豹子的诗学幻象

瞧！几乎在山丘开始陡起之处，  
一头身躯轻巧、矫健异常的豹子蓦地窜出，  
它浑身上下，被五彩斑斓的毛皮裹住；  
它在我面前不肯离去，



◎清·吴友如《豹》

吴友如绘画特点是以线描为主，吸收了西洋绘画透视以及实物比例的长处，不但成为用绘画描写报道新闻的创始人，其动物画也达到了一个难以超越的境界。在《豹子》一图当中，其精湛的线墨将豹子的气概与孤独表达得酣畅淋漓。

甚至想把我的去路拦阻，  
我多次扭转身躯，想走回头路。  
这时正是早晨的开始，  
太阳正与众星辰冉冉升起，  
从神灵的爱最初推动这些美丽的东西运转时起，  
这群星就与太阳寸步不离；  
这拂晓的时光，这温和的节气，  
令我心中充满希冀，  
对这头皮色斑斓的猛兽也望而不惧……

——但丁《神曲》

## 有种动物叫青宁

《豹的国际谱系簿》的主编、美国的舒美柯博士曾发表过一段见解（见《1992年度豹的国际谱系簿》）：“豹可称是地球上分布范围最广泛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至今它的分布区仍在不断延伸，即由南非最南端的开普敦地区（Capetown）向北一直延伸到罗斯北部的普列摩尔斯基（Primorsky）地区。在这大片土地上，被专家学者承认的豹亚种有27个之多！”从哺乳动物分类学的角度来讲，豹是猫科、豹属下面的一个种，学名是 *Panthera pardus*，英文名是 Leopard，中文名就是简单一个字：豹。这显示了汉语在计量科学方面的简单。华丽的猛兽们其实早已倦于这个汉字的画地为牢，它们首鼠两端，大有出位之相。除有中国豹、亚洲豹外，还有非洲豹。欧洲就没有豹的身影，大洋洲也不产豹。但不是常见到美洲豹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美洲豹又称为美洲虎，其实既不属豹类，也不是虎型，而是另外一种猫科猛兽，体格比虎小、比豹大，性情凶暴，也能吃人。

豹子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很少现身，它鬼魅般的飘浮身影似乎可以随时汽化，人们难以观察，更难于捕捉。老虎比它更剽悍，而且头部更大，所谓“豹子头”就显得比较小气或者刚力不足。而且从声音的威信上，虎啸宏

《山海经》说：“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其实说的是她的服饰，而不是说她长出了虎齿和豹尾。“戴胜”不是指戴胜鸟，胜为名词，即玉胜，是插在头上的一种玉制的饰品；虎齿，是帽子的样式；豹尾，仍然是服饰的特征。豹尾是勇敢、力量的表示，一方面反映了母系氏族的狩猎习尚，另一方面也是母系领袖的一种“变性”特征：以雄性的造型来领导臣民。

著名学者顾实先生认为，西王母是周穆王的女儿：一、西王母在瑶池饮宴时唱过一首歌，其中有“我惟帝女”之句。“惟”，当“是”讲。这句歌词译成白话就是：我是帝王您的女儿。二、《山海经》描述西王母居处的情况为：“梯几而戴胜，杖。”梯，凭也。凭几，头戴玉胜，手持拐杖，明明中原贵妇人的形象。三、西王母在穆王前唱歌，用的是地道的周代四言诗，和《诗经》中的诗歌风格极为接近，没有对中原文化的高度修养，是唱不出来的。四、西王母对穆王行的是华夏妇女所用的再拜礼（屈膝，两手着地，叩头），而非西方的膜拜礼（合掌加额，伏地跪拜）。根据《穆天子传》的记载，穆王西巡，自过积石而西，所到之处没有不是行膜拜礼的，只有西王母例外。穆王的女儿为什么万里投荒，建邦于斯呢？当然不会是和亲。大约西王母部落比较落后，当时内部矛盾太多，而他又实行的是女王制，所以穆王就派自己的女儿去进行治理。

——摘自李蔚《周穆王和他的女儿西王母在瑶池的会见》，载《文化经济报》1992年10月第7期。





◎《神曲》插图 《但丁遇豹》

但丁《神曲》开头的部分记载了森林中的不安和骚动。描绘了狮子、豹子和狼，这三种动物隐晦地象征了鲁西法(Lucifer, 恶魔之王)的性格特征。但丁通过这些动物，将自古以来人们所抱有的恐怖邪恶印象浓缩到鲁西法身上。也可以说，豹子就是“神和人类的敌人”。

词汇里的是它的尾巴。豹尾就是一个异军突起的反词。它不是一种致命武器，长得实在不成比例，已经与身长相当，但豹子并不常用，只是在危急关头，尾巴具有钩倒对手的擒拿功夫。而众多传说赋予了豹尾裂石穿空的魔力，仿佛杀手铜，干净、彻底，一蹴而就。相传在遥远的远古时代，昆仑山麓栖居着一支原始部落，以虎豹为图腾，这个部落的首领叫西王母，西王母是异兽组合出来的领袖，有着老虎的牙齿，披头散发，还佩戴玉簪。每当晨昏时分，她踞于山头狂嘶猛吼，声震山川。她具有豹子那黄金的尾巴，这条铁鞭举而不倒，实际上相当于一种雄性性器的象征。在一个女体上，竟然具有雄性之象——这也体现了母系氏族时代，西王母具有君临万物的气概。

但豹子是羞涩的。它并不随时起性，它们都有自己的燃烧期，不像中国的文人可以在被御用之余，还从事御女的龌龊勾当。刚刚成熟的豹子不大愿意交合，这使它们感到了甜蜜和忧伤，同时又深感痛苦和畏惧。交合在一起要耗费巨大的元气和体力，这很容易丧失警惕的锐度，母豹子甚至还会反噬一口，但雄豹最终还是进入到了母豹子的体内行走。传说公虎的生殖器是带倒刺的，在交合中倒刺将使交配中的老虎无限接近，那么公豹子同样也长着带倒钩的生殖器，它钩住了母豹子的肌肉皱褶。但母豹的扭捏以及不合作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痛苦，在拉扯中，性器上的倒钩被扯掉，留在了母

豹体内，母豹子则在雾气中消失于丛林上空。不知这是否为豹子的一个别名“失刺孙”的由来。列子说，有种动物叫青宁，是豹子的祖先，而豹子可以生育马，显然是马的祖先。

## 豹的精神镜像

豹是充满不确定的动物，如同它紧贴大地的同时，对飞舞的异色空气充满觊觎之心。古人认为，豹子性暴，故命名为同音字“豹”，《说文》指出它勺物而取，以程度而食，故字从“勺”。但是豹有个更古怪的名字叫“程”，这是形声字，本义是称量谷物，引为章程、规格。这说明豹具有十分谨慎的德性，类似于孔子的“慎独”教诲。这么谨慎的动物却以一身嚣张的披挂炫目在历史的逆光中，不能不说体现了造物主的苦心孤诣——它们只能行走于人气之外，在幻觉里展示奇迹，因为它还是上帝的化身。

视鲁迅为毕生夙敌的女人苏雪林，晚年转入神话学研究，她曾在《屈赋论丛·中外神话互相发明例证数则》中指出：“《九歌·山鬼》的歌主，旧谓山中木石精怪如‘夔’、‘皋羊’、‘罔两’，容貌是奇丑的，近代楚辞学者又指为巫女、神女，其实这位歌主含睇宜笑，是个美少年，披萝带荔，乘豹从狸，则与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有非常相似处。豹子与山猫乃酒神爱兽。希腊神话从来未言酒神豹子是何颜色，山鬼乘车之豹竟为‘赤豹’，我们知道豹色黄如虎，亦有纯黑者，却未闻有赤色之豹，故而这赤豹定是神话之豹而非实际之豹了。屈原说话句句有根据，从来不作凿空之谈，他这赤豹当亦是从域外转来的，这不是可以补希腊酒神故事的缺典吗？”

这就显示了苏雪林的治学特点，恐怕多半有些捕风捉影的推测。赤豹是个反词，不过是被神性的颜色涂染了一遍，但我们怎么能够幼稚到与楚方言中的巫祝之语较真呢？这大概就类似用皮尺去丈量“白发三千丈”的精确性。

我们可以看到赤豹的精神镜像，它被大地的“第一元

假如……

吉卜林 / 作  
韩国瑞 / 译

假如你保持着自己的  
头脑，当周围所有各位  
丢掉了他们自己的，  
并把一切都向你归罪。

假如你坚信自己，  
尽管受到所有人的猜疑  
诋毁，

却能容忍别人的所做  
所为。

假如你能耐心等待，  
却不为等待烦恼，

被谣言诽谤，却不用  
谣言回敬。

为人所恨却不以仇恨  
相报，

依然镇定自若，谈吐  
不凡。

假如你会梦想——却  
不为梦想所主宰，

假如你会思维——却  
不把思想作为目标，

假如在你眼里，辉煌  
与灾难一样，

是该平等相待的两个  
替名

1. 尔能容忍自己为  
之辩驳 真理，

任 歪曲，为愚人  
设置陷

眼和 为之奉献生命  
的理想变 破碎。

弯下腰，用旧了的工  
具把她重新建造。

假如你能将自己所有  
的一切，

赌注在生死攸关的时刻，  
失败了，从头开始再来，

嘴里没有半个字的失败，  
假如你的心脏，神经

和筋骨，虽离你远去，  
却依然能效力于你的

轮回。

一直坚持职守，尽管  
你本身已灰飞烟灭

只有意志在喊：“坚  
守！”





假如你与百姓相嗜，  
却保持高雅风格。

与君王同行，却不  
失纯朴本色。

假如仇敌与爱友都  
不能伤害你。

假如所有人都与你  
计较，但却没人过分。

假如你使生命中难  
忘的每一分钟

充满六十秒钟的远行，  
你便是这个地球，  
和在这里的一切。

还有，没错，你将成  
为真正的男子汉，儿子。



素”打通了灵魂和躯体，是动用了火焰的暴力的结果。但豹子其实已经无须进一步武装自己了。西南地区见到云豹，这并不是“云南之豹”的意思，云南某诗人大概吸食蛊气过多，就有这种地缘嗜好，希望这种怪力乱神促进诗歌艺术的飞翔。当地称为云豹或云虎的原因，主要是它身上的花纹不像普通豹的钱币形或梅花形，而是一片片如云朵形。云朵不是燃烧、跳跃、轻盈的，那是豹子从山巅的云雨里穿过，被云气文身的美丽结果，而且，并生并息，充满滋润的水分和闪电的威力。

云豹的体形比金钱豹或银钱豹小，四肢更显得短，但尾巴却是又长又肥大，其长度与身长相等。尾上有12~14个黑环，至于毛色则是焦黄而发灰，看起来不如金钱豹漂亮。云豹有一个很有名的特征，就是它的特别长的犬齿，虽然不能同雄狮或猛虎的粗壮犬齿相比，但是在这样一种体形不大的野兽嘴里，有特别长的犬齿，突出了对力量的炫耀。一位动物学家慨叹道：“这使我想起了古代早已灭绝的剑齿虎。”

我一直对人们惯称的所谓金钱豹、银钱豹的称谓有些不满。自然的东西很多，为什么才思枯竭到只有用钱来比附豹纹的造型呢？尽管清人沈起凤在《谐铎·兽谱》里承认：“所以称为豹变者，因背有金钱文耳！”其实早在买卖诞生之前的漫漫岁月里，这些尤物已经丈量完大地的尺寸了。它们被花香迷惑，终于走出困境的时候，已经成为了技艺精湛的花豹。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路德亚·吉卜林写过老虎，这得益于他的丛林生涯。美国作家苏姗娜·查津在传记《儿子，你会成为真正的男子汉》里记述道，英国作家吉卜林一度最愉快的记忆是1900年到

1907年间的冬天，那时候他们一家住在南非开普顿附近。在炎热的下午，吉卜林总喜欢躺在大橡树下的

◎汉画像石·猛豹捕猪

